



孙静

著

爱情慢慢杀死你

A i q i n g M a n m a n S h a s i n i

中国妇女出版社

爱情慢慢杀死你

孙舒

著

A
I
D
I
S
M
A
N
D
I
S
T
R
U
C
T
U
R
E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0-60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慢慢杀死你 / 亦舒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8

ISBN 978 - 7 - 5127 - 0122 - 9

I. ①爱…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894 号

爱情慢慢杀死你

作 者：亦 舒 著

丛书策划：钱 丽

责任编辑：钱 丽 丁媛媛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

开 本：135×210 1/32

印 张：6

字 数：91 千字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127 - 0122 - 9

定 价：22.00 元

有亦舒的日子

亦舒书友俱乐部成立了……

谢谢您购买本书，请详细填写本卡各栏，寄回即成为会员，购书一律8.5折，如累计寄本函六次，立即成为“亦舒书友俱乐部—VIP会员”，购书只要7折。购书时请注明会员编号。（可复印寄出）

姓 名：

性 别：男 女

出生年月：

学 历：高中及高中以下 专科或大学 研究生以上

职 业：学生 资讯 传播 行销 服务

金融 自由 其他

E-mail：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 编：

读者意见反馈

1 您所购买的书名：

2 您读亦舒有多久：

3 最喜欢的亦舒作品：

4 喜欢亦舒的原因：

5 最爱亦舒的一句话：

6 您从何处得知本书消息: 书店 网络 报纸 杂志

他人推荐 其他

7 购买方式: (1)书店 省 市 书店

(2) 网上购物

(3) 其他

8 您的建议:

流金岁月系列

同期出版：

《你的素心》《有时他们回家》《流金岁月》

《禁足》《爱情慢慢杀死你》

即将出版：

《地尽头》《画皮》《不易居》《吻所有女孩》

《一个复杂故事》《艳阳天》《曾经深爱过》

北京和元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84064770

E-mail: hongshufang@vip.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24号中国妇女出版社410室

邮编：100010



一间小小房间，没有窗，放着一张三角形桌子，墙上有一只挂钟，秒针不停转动，表示录像从未隔断，这很明显是一间审问室。录影带中只见一个女子及两名便衣警员坐在桌前。

警员问：“刘女士，请问十一月十日晚稍后发生什么事？”

那个面目娟秀身段适中的少妇答：“他回来了，喝得很醉，呼喝我，掌掴我，然后，把我的头按到镜子面前，说：‘你看看你多丑，只有我这种笨人才会娶你这种丑妇。’这时，我一转身，就把刀子插进他胸膛。”

少妇声音十分平静，就像说“我喝了一杯茶，加三颗糖”一般。

朱礼子听得发呆。

她的姐姐朱礼禾医生说：“看下去，还有更意外的事呢。”

礼子浑身寒毛竖起来。

少妇轻轻说：“我隔一会儿，见他不再动弹，便通知警方，我松一口气，知道自由了，十分高兴。”



警察说：“你承认供词的话，请在这里签字。”

少妇毫不犹疑签名。

女警低声说了几句话。

少妇答：“我明白，不必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上法庭了，我承担一切责任。”

啊，这分明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子。

礼禾站起来按熄录影机。

礼子发愣：“结果呢？”

礼禾在手提电脑里查阅记录：“刘丽嫦，二十七岁，结婚三年，有一子两岁。她受过良好教育，是一名银行经理，警方对此案颇为踌躇。”

“那孩子呢？”

“孩子交给外祖母领养。”

“家庭暴力事件对孩子身心一定有极大影响。”

“那也不应妨碍他成为社会上积极的一分子。”

“他需要比别人坚强。”

“每个人都靠自强。”

“姐，你任警方心理医生日久必定消化不良。”

“有时食不下咽，晚上失眠。”

“你刚才说警方有疑问，何故？”

“正是，请观看这一段录影带。”

礼子用手掩着脸：“早知真不该向编辑建议写家暴专辑。”

“你应当随大队去采访为何妇女用来装载杂物的袋子会成为身

份象征，并且售价动辄以万元计。”

姐妹俩都笑了。

礼子说：“鄙报时装版记者得到最新消息：爱玛仕已经截止凯莉袋轮候名单，即是说，他们已拒绝预订，本来五年才可买得到的手袋已经成为绝响。”

礼禾笑得更大声：“那又怎样呢，世上总有比这只手袋更重要的事吧。”

“母亲有好几只这种手袋。”

礼禾歉歉：“可有带给她快乐否，我想不。”

姐妹俩沉默，礼禾再给妹妹看录影带。

这次，是朱礼禾医生与刘丽嫦的部分谈话记录。

朱医生开门见山问：“你与你丈夫，是在大学认识？”

她很平静地回答：“都说在大学找对象万无一失。”

“同学多年，你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性格上缺憾？”

刘丽嫦答：“他们哪里会叫你看出来。”

“什么时候发觉他真面目？”

“毕业一年后双方找到工作，决定结婚，父母把名下一间公寓给我们暂住，帮我们一把，接着，我怀孕了，他便露出本色，算一算，只得一年多好时光。”

“刘女士——”

“我不明白警方还在查问什么，我已认罪，只待判刑。”

朱医生微笑：“不是你承认一百宗罪行，警方就相信。”

“不相信什么？”

“他向我家人借钱，父母叔伯，无一幸免，人人都是债主，这里十万那处五万，结算共百余万。我向他家投诉，他母亲冷冷说：‘媳妇你不是来自有钱人家吗。’”

“你可有想过向组织求助？”

刘丽端回答：“我在大学时也做过家庭热线义工。”

“你家人可有指引？”

“他们劝我离婚。”

“你为何不接受忠告？”

“单方面申请离婚需要一段时间，他不愿分居，换句话说，他觉得家庭拖累他，他拒绝负责，但又不肯放弃财源。”

朱医生这时轻轻说：“但，杀人是错的。”

谁知刘丽端点头：“是我不对，我应当接受法律制裁，我该作出选择，至少我可以匿藏娘家，或是带着孩子到外国居住一段日子。”她并没有为自己辩护。

她已失去生存意愿。

“政府会替你代聘律师。”

“不用了。”

“你可有想念家人及孩子？”

她答：“死人已没有思想，不后悔也不悲痛。”

朱医生按熄录影机。

礼子说：“这样坏的一个人，应当看得出来。”

礼禾感慨：“婚姻纯粹碰运气，哪一对年轻男女不是相处年余就决定结婚，你看大哥一毕业就娶了陌陌生生的华侨女，连家



长都不在场就匆匆注册，可是大嫂顺风顺水，十年来相安无事，大哥从头到尾包办经济，大嫂上街像英国女皇，手袋不装现款，我从未见过她掏腰包。每次聚餐，大哥不是说‘大妹你付’，就是‘二妹轮到你’，喂，我真想说：你的贤妻也是女人，为什么不叫她付。”

礼子笑：“可见也有幸运的女人。”

“看样子要从大哥第一份薪水用到他最后一份退休金为止。”

“那自然，她没有工作，并无收入。”

“年龄与我们相仿，可是我们要做到六十岁。”

礼子问：“你愿意做她吗？”

“浪费生命。”

“那又何必不服气。”

“你说得对，”礼禾说，“人各有志。讲一讲你的新工作。”

礼子答：“这间光明晨报十分精彩，与一般急就章以震撼版面哗众取宠的报纸不同，编辑与记者分两组，一组做突发，另一组做特写。”

“你被编到专题组？不好做呢。”

“需细说从头，引经据典，即使写一部四驱车，也得从英国路华厂在二次大战因协助蒙哥马利元帅在北非打沙漠之狐隆美尔而制造四驱车说起，一代一代演变，又美国军车悍马号因耗油过度，已不再继续在民间生产，响应环保。”

“你选择写家庭暴力。”

“每三对夫妇有一对会得离婚，百分之六十遇害女性认识凶

手，真是惊人数字，我还不是说第三世界嫌妻子嫁妆不足把她烧死另娶的事实。”

礼禾说：“我明日将在华南女子中学设讲座，你来旁听吧。”

“关于什么？”

“这点我要卖关子。”

“最近警方频频参与社会活动。”

“旨在教育市民，尤其是小青年，考试八科平均分数九十八，可是走到街上，茫然失措，那有什么用？应当多教街头智慧：怎样谈恋爱选配偶买卖股票投资房产之类，现时军装警察定期到小学教孩子们如何打三个九紧急电话，千叮万嘱，不可与陌生人说话，不可接近陌生车辆，看护到中学讲解性教育，出示各种避孕工具以示防范性病方法……”

礼子想：这些常识，起码同立方根与十四行诗一般重要，校方不应回避。

“朋友女儿在加国长大，说小学第一班已经有医生与警察合作，用玩偶示范，何等样肢体接触属于不恰当行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完美世界，应趁早预防。”

“家长或许觉得难以启齿。”

朱礼禾医生说：“对我来讲，最难开口只是一件事：叫老板加薪。”

第二天礼子到华南女子中学去听朱医生讲座。

听众出奇的多，坐满大半个礼堂，这是一间校风良好保守女校，校服百年不变，仍是阴丹士蓝布旗袍，铜制小小校徽别在领



口，天啊，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女生们开始发育，羞涩地穿一件背心遮住变化中身段，不再挺胸走路，倒不是因为书包太重。

同她们谈性教育，可也真是大难题。

可是朱医生一开口，礼子就佩服不已。

她大方介绍自己，然后，派发讲义，轻声问：“各位同学，爱有多少种？”

同学们答不上来。

“有广义的爱，像爱环境、爱动物、爱艺术，还有什么种类的爱？”

一个女生答：“父母、兄弟姐妹的爱。”

“是，另外，就是异性的爱了。”

大家脸红红，不敢出声，有人咕咕笑。

朱医生说：“异性如果爱惜我们，感觉应当愉快幸福，但是有许多时候，一些人口口声声说爱我们，我们却觉得痛苦伤心，这个时候，就得警惕了。”

女生们耸然动容。

“他有意图控制你吗？限制你与朋友来往，不准你穿某种服饰，监视你，盯紧你——我不是指你的慈母——”

礼子随女生们笑出声来。

“他在言语上可有不尊重你？譬如说你肥胖、愚蠢、不够资格？可有动手打你推你，不一定要造成伤痕，可有掌掴你，扯你头发？这些，都是虐待，有时，只是一个轻蔑眼神，有时，你做什么

“多年来她还觉得他是个好丈夫，她自疚自卑，她没有经济能力，她早婚，从未正式工作。”

朱医生说：“嗯，你或可劝你母亲学习一门功课，培养自尊，丰富生活，每日与你们一起出门，中午回家，还来得及做家务。”

陈同学眼睛亮起来：“学什么？”

“学电脑运用吧，这是不可不学的知识。”

“对，我怎么没想到。”

“然后，学习网上购物，买卖股票、阅读、绘画，甚至会计，亦可同时温习英语。”

“我明白了，我这就与母亲说：首先，要强身健体，才能应付外侮。”陈同学十分兴奋。

朱医生点点头：“不要与父亲对抗，当他发脾气之际，拉开母亲。”

“明白。”陈同学十分感激。

朱医生说：“这是社区中心各种学习班的电话及地址，请鼓励她振作。”

稍后，朱医生收拾纸笔与妹妹离去。

礼子困惑：“为什么陈太太多年忍受侮辱？”

“她没有经济能力，无处可去，那总是一个家，提供三餐一宿，况且，她有子女。”

“如此说来，经济不能独立，是妇女受虐的罪魁祸首。”

“那又不是，许多富裕太太亦默默接受丈夫冶游恶习，你看我们母亲就知道了，娘家有能力，自身有学历，可是一直没有提出



离婚。”

“那是为着我们姐妹。”

礼禾说：“你感激她吗？我不，我与你自幼在外寄宿，假期多半在欧陆度过，根本与她很少见面，她无须为我俩牺牲，今日提出分手也还来得及。”

礼子说：“你是唯一鼓励父母离婚的女儿。”

“母亲误会稳定生活即是幸福。”

“每个人都有苦衷，人人一言不合，拍案而起，即时分手，只怕天下大乱。”

“朱礼子，姑息养奸。”

“朱医生，凡事忍耐。”姐妹俩意见略有出入。

“是，刘丽嫦女士终于忍无可忍。”

“她是个极端例子。”

朱医生歉歉：“连你都这么想，母亲对你有不良影响。”

“刘丽嫦一案进展如何？”

“我也在等待结果，我可以介绍律政署的朋友给你，他可以帮你了解案情。”

她们在学校门口道别，礼子返回报馆。

秘书通知她：“他们等你开会。”

就在这个时候，整间新闻室轰动起来：“施本然，施本然。”

礼子抬起头，只见娱乐版编辑神采飞扬地伴着著名男演员施本然走进来。

施小生穿深灰色西服白色衬衫，高大英俊，温文有礼，朝每位

同事微笑点头，同事们身不由己一拥而上，要求签名合照。

礼子不禁称赞：“竟有这样好看的男子。”

她推门进会议室。

编辑陈大同问：“礼子，你的家庭暴力篇可以交卷没有？”

“我已谨记截稿日期。”

“大家可读过昆荣写的都市奇景？”

礼子微笑：“精彩绝伦，尤其是‘天桥似自屋中穿出’及‘公园晾衣服’两段，足可得新闻奖。”

这时秘书进来在老陈耳边说了几句。

他站起来：“哎呀，我女儿最喜欢施本然。”他匆匆出去。

礼子笑：“明星效应。”

昆荣摇头：“本市十大奇景也及不上一张艳星照。”

医药版记者惠明说：“真叫人气馁。”

她打开小小录音机，一把歌声传出来：“我希望你死得痛苦，我希望你即时窒息，我才不要与你做朋友，我只希望你生命结束，”声音越来越怨毒，“你抛弃我，你错待我，我祝你不久就死亡……”

礼子骇笑：“这是什么歌？”

“爽脆直接，是首好歌。”

“怎可这样坦白？”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根本就如此，何必虚伪，爱的反面就是恨。”

“你看宝珍身上的图案。”



只见政治专题专家宝珍穿着一件时髦的T恤，胸前印着一颗触目惊心滴血的心，一把尖刀插在心中，歌德英文字体写着“Love Kills Slowly”——爱情慢慢杀死你。

礼子吓一跳：“呵，现今世界四周充满暴力。”

“时装版同事说今年最流行骷髅图案。”

“可怕。”

“我们的皮肉都包着一具具骷髅。”

“喂，不要再说好不好，请以礼仪廉耻包装赤裸真相。”

“二十一世纪，实事求是，生物学家说：其实没有爱情这回事，人类与世上其他生物一样，异性相吸，只为着交配繁殖，适者生存是生命唯一任务，后来，人类渐渐文明，忽然添加恋爱一词，以图增值。”

“我也听说过这个理论，完全可靠：我们为什么至今崇尚青春貌美，丰胸盛臀，因为这时年轻女性繁殖能力最强，健美身段最宜生养。”

“人与畜牲没有分别。”

“有些甚至更差。”

“注意，她们又开始诋毁男性了。”

幸亏这时老陈回来，手上还拿着施本然的签名照片：“真人比银幕上所见还英俊，对，我们刚才说到哪里？”

“施本然并不如表面那般可爱，他专门喜欢有点烂挞挞的艳女，绯闻甚多。”

男同事大声说：“我们也喜欢。”

礼子代姐姐道歉：“快向妈妈低头，别伤和气。”

朱太太忽然沉下面孔：“你为我好，我知道，可是你还年轻，你不知就里，你以为我努力去读一个博士课程你父亲会得耽家中？亏你还是心理医生，他嫌我人老珠黄，他又不嫌我没有学问。”

礼禾答：“母亲，我只是想你生活中有点调剂。”

她们红了双眼。

礼子劝说：“喂，有饭吃有衣穿，一家人又在一起，别淌泪好不好。”

礼禾破涕大笑：“礼子永远是难民心态，吃饱已经开心。”

礼子笑：“是呀，你看我多易满足，我这名大作家生性俭朴可爱，那是不用讲。”

这时有电话找朱太太，她走开了。

礼子责怪姐姐：“人各有志，你怎么了？”

“母亲耽于逸乐。”她痛心疾首。

“她已经一生一世了。”

“胡说，她只不过是人到中年。”

朱太太这时进来：“华夏珠宝进了一颗五卡拉粉红钻石，我去看一看即返。”

礼禾与礼子一起接着母亲：“倘若你有这笔余钱，请捐给奥比斯飞行眼科医院。”

朱太太抚摸女儿面颊：“什么叫做不肖女？即不像母亲的女儿，那是你们俩。”

她施施然离去。